



大金志

盡心章句上

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下

卷之十四

仁  
131  
14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五章皆言性命之學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即大

學之要法也論古聖賢凡六章餘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新安程氏曰心

者神明之舍具眾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  
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  
三處互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  
相發云

門 12  
181  
卷 14



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

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

者，必其能窮夫。扶音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

所從出亦不外是矣。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

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

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

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

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

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

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

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

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惟孰

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

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若字不可

不仔細看。○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

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

初用力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

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

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

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

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

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問如何是天者理

之所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

外是矣。○慶源輔氏曰：知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

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有。隨用隨足，方盡得

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得家中之物，則

自然知此物是從何而來也。○陵陽李氏曰：性與心

初無間，而知與盡則有序。性與心無間，則知性故能

盡心知與盡有序則謂盡之為先而後之為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 **以大學之序言之**

**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 問盡心今既定作知至說

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與知性俱為一袞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熟底事邪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裏說○問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通考勿齋陳氏曰至誠無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體無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 平聲 **而不舍** 上聲 **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

**違也** 朱子曰 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

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性皆天之所賦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梏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

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守存在這裏到存得  
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存這裏○慶源輔  
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  
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  
以戕傷言但爲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  
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性存心養  
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一節知性在先盡  
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  
言室陳氏  
曰知性卽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卽大  
學知至境界存心卽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  
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  
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  
乎大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曰  
存心養性爲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卽所以  
順事之  
本也

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歿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  
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

人爲害之

朱子曰歿壽不貳不以死生爲吾心之欣

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  
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旣不以歿壽  
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方始能立命不以歿壽動心  
一向亂做又不可歿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  
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  
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歿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  
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身以俟之則天  
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慶源  
輔氏曰猶私以賊理縱欲以傷生皆所謂以人爲害

之也○新安陳氏曰命之短長此命字以氣言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通考朱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德行言居易以事理言歿壽不貳卽是知命修身俟之卽是俟命合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

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大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這理隨在這裏者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九峰蔡氏曰橫渠四語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卽無極而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卽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卽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卽人心道心之謂以心之體而言也○趙氏曰集註茲舉程張二說正欲學者於三者同處

分析得異處分明於異處體會得同處親切耳○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推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推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通考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根於理而理隨於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也○北山何文定曰張子所謂虛字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下面合虛與氣証

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七到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慶源輔氏曰不知其理則冥行

妄作而已不履其事 則必至於妄想空虛 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心智之

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

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

足以為智矣 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

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為天

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

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

之正命自我立矣○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

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

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脩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溪履

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沒

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

也 也是雍之一章之指略可見矣○節齋蔡氏曰孟

子此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

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歿壽不

貳脩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

與大學合前屢言矣○雲峰胡氏曰欲造其理者用

工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

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

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舍養不

過順之而不害耳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言

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歿壽二其心

方見其為智之盡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身以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

指正命○朱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有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雲峰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所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也順受其正理也立巖牆下非理也盡道而死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音者知正命則不處上聲危

地以取覆壓之禍慶源輔氏曰立乎巖牆之下以致覆壓而死則乃是人所自取耳非

天為之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立地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非禮勿動○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當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非正命也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問人或死於干

戈死於患難如此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朱子曰固是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斫到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

桎音質足械也梏枯沃反手械也

言犯罪而死

謂不盡其道而有罪為犯罪若在縲紲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

與立巖牆之下者同

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

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

命朱子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羑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天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乎凶禍天正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凶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耳○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壹是天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了不成一向委付

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立命盡此道理了恁時死才無憾是謂正命○雲峰胡氏曰全章末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牆之下是不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立先通考程氏復心曰上章止言壽夭故集註又推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受然惟人為莫與而天所自至者則為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脩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

利達凡外物皆是命字以氣言○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

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去聲○朱子曰富貴身

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

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

去聲

之內也

通考陳氏復心曰萬物之

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

去聲

惡臭好

去聲

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

上聲

而無不利矣

利順

也其為樂孰大於是

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事親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忤人自然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忤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事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恕以去己私

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濟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足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若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峰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之反通考程氏復心曰此言盡性之事也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

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

強推己及人庶幾

平聲

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

朱子曰強恕不

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若

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己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己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峰胡氏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此章言萬物之理

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

音洛

有餘聖賢行

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學者之事○朱子曰反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

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握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私意既去則

萬物自無欠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焉必以無不慊仰不愧俯不怍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慊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補考程氏復心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夫有序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朱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依於仁與造次顛沛必於仁是欲其不息之也仁為己任死而後已既欲其全體之又欲其不息之也力行強恕則由此而可體夫天理之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自可不失其本心之德所以至之者雖不同及其至焉則一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

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已察則又加精焉言

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

以然

習謂行之積習既久

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慶源輔氏曰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所以然是就理上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人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為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

終身無復

扶又反

有恥辱之累矣

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

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當以無所恥為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機也人能以已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安於其恥而恥終不可免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

去聲

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

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於

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

下戒反

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

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慶源輔氏

曰昭弱其心於機成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故人雖以為深恥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雖其固有亦曰窒塞而不復發見矣○雲峰胡氏曰為機變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守正而有

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

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

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

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

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慶源輔氏曰程子是用後說恥不能而為

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章正相表裏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

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

去聲降也

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

若相反

此勢字不與本文二勢字相關

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

而已

張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南軒張



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  
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日  
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三公不致敬盡禮於  
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  
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  
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  
則雖若相反而若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  
攝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  
○雲峰胡氏曰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  
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為泰  
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  
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  
而忘勢屈已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  
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稅也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五高許驕二反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

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音樂

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

之誘矣

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

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

旬形

反於行事之實也

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存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

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著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

不失已如云不失其身

民不失望言人素望

其興道致治

去聲

而今果如所望也

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

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

新安陳氏曰內盡脩身之實而各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

者非君子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

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新安陳氏曰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已之實也

○此章言內重

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曰句踐狗名而外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已

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耳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己一違於義則失已矣達不離道則凡其注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口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雲峰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但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

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

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南軒

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眾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

矣歆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

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

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歆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

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去惡之類

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符勿反民之欲

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歆吾求所以生之者而不得然

後殺之以安眾而勵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怨之有○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去之而已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拂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

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新安陳氏曰：事雖不得已，而理實所當為，則雖拂民之私欲，而實契民之公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胡

反老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王帝

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記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履，臚節僅少，以為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

擿之中者，以為上。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

力呈反。人喜亦不令人怒。慶源輔氏曰：霸者亟民之下同。從規模狹窄時，下雖得民

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蹶蹶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一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豐氏曰：豐氏名稷，字相。

之四明人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上聲之非有心於殺之也何

怨之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以生道殺民之意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

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

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

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

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

苦窳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

子之立斯立道去聲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

然而然也此句釋神字是其德業之盛慶源輔氏曰德以其得於已者而言

業以其見於事者而言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

吉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反其罅虛訝反漏

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程子

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朱子曰經歷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為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即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大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纔露著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為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

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為主焉○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綴上霸者之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

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

著故其感人尤深也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邠人

聞太王爲仁人伯夷太公  
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

以格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  
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

親不後其君也

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  
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

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爲得民之至也○慶源  
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  
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  
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尊而敬之則  
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雲峰胡氏曰  
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  
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  
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  
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  
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爲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况後世  
無善政而取  
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

於天不繫於人

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

也知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

謂良知良能也

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哉○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

者以曉人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

以為仁義也

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人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

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孟子曰舜之居溪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溪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溪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上聲

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

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新安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

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非孟子

造七到反道之溪不能形容至此也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南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即勇於從之合而爲一人之善此大舜之所以爲大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

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

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

可勝平聲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華陽范氏曰君子所當為者義也所不可

為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

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

道止於如此而已矣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當

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

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

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

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

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

之于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

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峰胡氏曰有所不為

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

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

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

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

氏之說上言禮義下獨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

為其所不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

兼以禮義言之然義者心之制也施之斷制義為尤

切斷然不為其所不當為不欲其所不當欲則在充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知去聲疾丑刃反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警也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

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疾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智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連孤字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

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

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疾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密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人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猷畝章互相發故集

註及南軒之說皆因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屢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沮而深自力干以進其德益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干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疾不能為吾患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阿徇為容謂畏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

而不忘也

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

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

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

功覆

敷救反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雲峰胡氏曰伊尹為天民之先

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此其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

形句反

龍在田天下文

明者

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雲峰胡氏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四者雖人品不同然在皆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

二當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

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

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

化惟聖者能之 朱子曰天民專指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 ○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

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

存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

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

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益世之功

業在前可為而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敢徇也天

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

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

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

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

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之

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

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信而信不

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

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 ○慶源

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

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

而功名不足  
以累其心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

下竝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有息則餒矣

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忤不忤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忤累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

俞例反

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

不愧不作之樂

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

之其樂為如何哉

慶源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大有焉○新安陳氏曰朋

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

一

一係於人

三

其可以

自致者惟不愧不忤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南軒張氏曰三樂之

中仰不愧俯不忤其本歟蓋不愧不忤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忤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忤者也自不能無愧忤則雖得英才亦

何以為教而  
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

去聲

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

也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

事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為樂至於樂則博施濟眾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



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雲  
 峰胡氏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  
 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  
 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  
 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  
 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  
 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  
 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  
 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  
 而立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  
 此君子雖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  
 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  
 之天聖人之心深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分之內且  
 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存於中天下而立則  
 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故自大有問哉通考宋氏公  
 遂曰君子之樂不同有天倫之樂有及人之樂有盡

已之性而自謙以為樂是皆本乎道心之正也孟子  
 告時君以與民同樂者凡三章此又樂之出於人心  
 者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去分

聲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朱子曰此是說

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  
 為堯舜在上亦不見加添些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  
 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今下都定了更添  
 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  
 其處猷畝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  
 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

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益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晬音粹見音現益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又

去聲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

見形句反下同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音逸之

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

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

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新安陳氏曰順

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程子曰晬

面益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

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

如本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晬然便從那根上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

中○君子氣字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

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未著土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

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覺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當看大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睥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通旨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止言人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也子貢舉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大凡則汎以人心之理言之也孟子以性之全體言故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子思即誠之體用言故以仁知皆為性之德謂之德性者本其得於天而言也謂之性之德者自其蘊諸我而言也尊之則為存心之事知之養之則為知行兼盡之事知其有性而不謂之命則為以理御氣之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

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

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之外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

形旬反下同

前篇

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

前篇以為大老此以為仁人達尊三齒德居其二大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

衣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通考趙氏惠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

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

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凡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

許六謂反

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

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知天下有善養老者則

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是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

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易歛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度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

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華陽范氏曰先

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歛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

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

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

衆之意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

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衆皆莫能與之敵

故亦曰難為衆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為衆言仁

者難為衆看有幾多人衆來到仁者面前皆使不得如太山之前難為山大海之前難為水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

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

於容光之隙乞逆反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陳氏

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此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

形旬也朱子曰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

貢之辨子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達者足於此

不是半上落下今日做得明日又休了

而通於彼也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

踰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新安陳氏曰

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而○此章言聖人之道大

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

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鶴鳴於九臯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上引鬻兔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盈與起為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

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裏工夫

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

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

可躡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考東陽

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為

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學者當學聖人

以漸而進不可躡等也宋氏公遷曰此章不成章

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是行道必以其序進

道不以序則必躡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序或至倒行而逆施斯所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孳與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

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蹠與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

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問這箇利非是有

不明纔差些便入那邊去朱子曰然纔差向利邊去

只見利之為美矣○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

做這邊去一條路做○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

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

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

也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

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

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

者鮮矣此大學之道所以難以誠意正心為重而必

以格物致知為先也○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

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

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



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蹠之歸而人皆可為舜者將真可以為舜矣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慶源輔氏曰程子又

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學學不已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

○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

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

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

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亦去聲

一毫利物是也此失之不及者也○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

而隱大禹不以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毫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

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朱子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

嗇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道遙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故上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陀沒反

觸也放至也此夫於太過者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

惜也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反於二

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下同錘直為反也所

以稱平聲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

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

能執之○龜山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

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

今夫物有本重而未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程子曰中字最

難識須是默識如字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

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

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新安陳氏曰不可如子莫之固

執耳非謂堯舜湯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不待安排安排著直畧反則不中矣程子曰楊子拔一

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朱子曰三聖相授允執厥

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異蓋精一之餘無適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楊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始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失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必

不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擇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以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畧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為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為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潛室陳氏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為中死法也霄壤之異○新安陳氏曰安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人似義

非義而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執中者害於時中皆

舉一而廢百者也南軒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為我則為我當兼愛則兼愛是乃

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雲峰胡氏曰吾儒亦有所

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異端之一也

一而廢百○新安陳氏曰舉一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耳○此章言道之所貴

者中問中一名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日然中之所

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

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

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

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

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

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朱子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

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

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

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通直朱氏公遷曰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即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為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

○孟子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

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

朱子曰

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其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

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慶源輔氏曰人

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有守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能不以貧賤動其心不以飢渴之害害其心則

必不厭貧賤以脫飢渴必不冥受富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

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

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廉廉潔也

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

下惠和而不流

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邪乃所以為和邪

龜山楊氏曰觀惠之和宜若不介故此特言之問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不流故也

賢微顯闡

齒淺反

幽之意也

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

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雲峰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易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

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闡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也辟讀作譬軌音亦與仞同

八尺曰仞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牆數仞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集註兩存其說歟蔡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尋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

鄭說恐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

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

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

為未及夫泉也○雲峰胡氏曰嘗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通直

朱氏公遷曰此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亡深造之以道及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知之成功也凡教人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上聲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

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程子

曰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  
○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  
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言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  
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  
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  
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  
反非謀伐之本意假此為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  
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  
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善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  
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  
失著了反之而后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  
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  
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懃德如武王  
恐未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二而互相發明  
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  
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三乃是以一字斷盡五  
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曰蓋嘆世人莫

覺其偽者亦通舊說趙邠卿註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

矣朱子曰惡知二字為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汪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



行之合下已差矣加以久假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  
虛偽益甚膠固莫解其得為真有之乎是皆學術心  
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  
者之論宜朱子明辨其誤也  
○尹氏曰性之者與

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

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問假之之事真所謂  
幽沉仁義非獨為害

當時又且流毒后世朱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  
而卑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  
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  
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人得故不得不舉行此邵  
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雲峰胡氏曰信之  
者自然而然後身之者當然而然後假之者似然而實不  
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  
其有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大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又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

為不順義理也

言不欲習  
見其如此

餘見

形甸  
反

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  
聲

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南軒  
張氏

曰伊尹之事志存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  
太甲在諒陰故徙之先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淡

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宗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人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元惡大憝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夕勉強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通考

趙氏真曰孟子論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既三言之而獨不言

其弊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即此任之弊也不與夷惠之弊同論而乃於此發之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

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

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

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修乎身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為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通直宋氏公遷曰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孟子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主於食人者而言也不素餐兮一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門人之惑者如此皆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萬章問交際之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

音皆古皆

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

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朱子

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

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曰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之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

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溺於利欲則卑汗通旨朱氏公遷曰匹夫不可奪志孔子汎為學者言人不可

以不尚志也孟子專為王子言為士者但當尚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

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

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

之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

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新安陳氏

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乎仁義已備大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

為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一旦得大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

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不暇為也通旨朱氏公遷曰仁存諸心

義形諸事是仁為體而義為用也然指仁義而名之則以人心人路言就仁義而形容之則以安宅正路

言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亾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南軒張氏曰仲子節小廉而廢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徇名而強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為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盡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

子其對匡章既淡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通

豈朱氏公遷曰伊尹之一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則皆不合於義者也是故夫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此為戒耳皆因論人而見處物之義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父亦不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躋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

躋韻書音所爾反又所蟹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

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

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

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

之極人倫之至雲峰胡氏曰臯但知有天子之法天理也君臣人倫之至也舜但知有父

天理也父子人倫之至也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

而天下無難處上聲之事矣

朱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

此事先生曰蒯瞶父子只為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未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已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瞽

瞽殺入而在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蹠也是故在臯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眾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為臯既執瞽瞍舜鳥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臯既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訢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人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者乎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下同之位養奉養去聲也言人之居

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

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延面反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旬反下同前篇謂仁也尹氏曰粹音粹然見於面盎

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諫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

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問孟子先言居移氣養移

體後却只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卿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有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



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句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音食

嗣畜許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

小雅鹿鳴篇

程子曰恭敬雖因

威儀幣帛而後發見

形句反

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

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

實也拘留也

趙邠卿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

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驚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此語本在卷  
今下有然後二字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

如踐言之踐禮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蓋眾人有是形而不能

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

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忝也通考程氏勿齋曰至誠盡性充

其形色是曰踐形 ○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

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

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去聲其名眾人有之而不知賢人

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

踐形矣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自之所

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

則未免有充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

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鼻

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

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

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

色在其中矣○踐猶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為便

踏著箇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謂充其形色

說得好形是形體色如臨喪則有哀色介冑則有不

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有不聰目便必當無有不明目便能盡別天下之味鼻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臭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是口而不足以別味同是鼻而不足以別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目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又哲謀聖皆踐形之

意也通考朱子曰色在形裏面猶言容貌也又曰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特於氣稟徂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暮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暮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

之孝弟而已矣紛之 悉反

紛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

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

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聲之也

王子有其母歿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

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厯一甲於嫡母而不敢終

喪其傳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

為亦去聲其母所生練冠麻衣七緇反 赤黃色緣俞絹反既葬

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

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為其 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練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

庶子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情人心天理之真切處則不肖者有以企去智反而及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

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丞職反人力已

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

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

是已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之自化○朱子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

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入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成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遽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

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朱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

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峰胡氏曰孔門四科類會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夫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南軒張氏曰成德達

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竭兩端之教也○慶源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有私淑艾者

艾音艾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朱子曰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

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  
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  
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  
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  
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

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  
候及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貶悲檢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

其非難非易去聲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朱子曰  
引而不

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筒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夾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是了○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不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爲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爲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爲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爲常也狗彼而遂就則非所以爲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穀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斬獲助長爲害甚矣○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

不能顯默不能藏

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徇人亦未嘗離人絕物而使人不可幾及也○

雲峰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穀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高者不可貶之使卑申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之妙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



家大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  
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  
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  
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  
果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

不離

去聲

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

而離哉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妾婦之道

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

以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枉尺

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  
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  
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  
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南軒張氏曰身  
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  
哉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  
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  
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  
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  
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更平

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  
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

三也○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勲勞已嘗有  
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學望師待以異意而教  
之皆所不當答  
○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

夫音扶意之不誠者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亦竭兩端之教而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

致力以消之是亦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

也此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謂父子兄弟骨肉之

恩理之所當然而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聲衰故退速覺軒蔡氏曰進銳退速其

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 ○三者之弊理

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慶源

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一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雲峰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

通考程氏勿齋曰天地之心鬼神之心會靈於萬物能推所為是之謂人動

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 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為愛則非矣通考仁山金氏曰集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絕滅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

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

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

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

楊氏

曰其分

去聲下同

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

楚宜反

等所謂理

一而分殊者也

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小大之分潛室陳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一理萬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待禽獸只有愛

心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人理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馬乎仁者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新安陳氏曰理一所以為仁分殊所以為仁之義尹氏曰何以有差等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是偽而二本也○西山真氏曰凡生

本故也無偽也

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是偽而二本也○西山真氏曰凡生

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朱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通旨朱氏公遷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愛物是愛之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

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已及人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已所有推出行去爾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竝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

夫

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

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

問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

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

務之急者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勞

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

其心亦不用於耕耳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係所

當為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

禹皋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

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通旨朱氏

公遷曰博施濟眾者聖人之所病為天下得人者

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

是之謂不知務飯法晚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

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

齒決齧吾結反斷乾音干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飯毋流歠又

日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溼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問講求之意南軒張氏曰孟

子所譬特言舍大徇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

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知仁

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

二務○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

所先後則事有序雲峰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為識智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知識仁

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

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敝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

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豐氏曰智不急

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敝精神

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

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

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親賢

為務相對以臯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知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

為智之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古聖賢二章

言孟子出處餘皆講學脩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

其血肉也復扶又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謂東

敗於齊長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

意雲峯胡氏曰承所厚者薄親言仁人之恩自內及

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逮親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

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狗欲而從流者也惟其狗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蘊二章皆以事言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反



與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

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齊侯伐楚

楚屈完如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於不稟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

所以無義戰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

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與櫓同音魯楯也楯豎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

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

長不仁之心耳問血流漂杵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

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按本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杵武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處豈至血流漂杵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杵未足為多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畔經豈不惑之甚耶  
**通考**朱氏公遷曰弔民伐罪興師

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鄰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不明興師之義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音杭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大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旬反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字輪也千書

序作百

王曰無喪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

喪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去聲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

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焉於虔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南軒張氏曰戰國之

際以功力相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雲峯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之戰為不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

豈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

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南軒

張氏也賢之教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也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耳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吾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莊子大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音篇又如

字匠氏斲輪於堂下釋槌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臯晉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晉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臯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袿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袿之忍反

果說文作裸鳥果反

飯食也糗乾

音音備

也茹亦食也袿畫

俗作畫

衣也

趙氏

曰畫黼黻絺繡之衣也

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

朱子曰趙氏以果為侍廣

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

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

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

去聲

定故也

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

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不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

遇而安不以物動已也無預於已不以已隨物也通  
考朱氏公遷曰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役若  
將終身若果有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蔬飲水樂  
在其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此  
皆即其心之  
所安而言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

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

耳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一間者我

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

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

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  
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  
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  
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  
宗廟親族  
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

新安陳氏曰關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  
譏異言以譏為主今以征為主而已  
○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

斂力驗反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

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

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

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為國後世徇利而已

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為民耳以利為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為一己之計矣

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為關之暴而已哉

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譏察非常為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為利也人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

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

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朱子曰身若

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憚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

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事言之否曰然

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之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

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為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之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亂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然後有餘用而外物不

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之有凶而惟患乎畜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

借以為喻而引起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

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

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朱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

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



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釜正此意也  
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  
常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  
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  
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  
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簞食豆羹得失之際則  
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  
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  
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  
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不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  
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  
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强者多  
矯飾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  
焉者則貫小大皆出於真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者總  
言其有德耳○新安陳氏曰仁賢  
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  
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

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上之皆不以其

道矣

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  
稷有所託奸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

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父子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與禮義與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丑井反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

可以得丘民之心須看盜字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

天下者有矣秦隋五代是也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不仁而得國得其土地

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亾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亾耳○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雲峯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

以水反又維季反

以祀之

禮周

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聚土曰封壝謂壇及壝埒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半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冒以黃土○周禮圖社稷壇相竝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

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問民

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

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信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新安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聲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聲民禦災捍音患

則毀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反不

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

也蜡之祭也主先嗇田祖也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先農及郵音尤表音劣反郵表音劣暇田

官督約農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溝也坊以止水以其有功於農而祭之八蜡以詔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雲峯胡氏曰兩變置字不同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

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

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王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亾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日離民心離之是天命去之矣○慶源輔氏曰天生民而立之

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

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

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

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

形旬反

前篇

朱子曰孟子於二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

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眾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薑桂大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大寒大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大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危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與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

萬不侔但比孔子猶為小成之聖耳○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為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峰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存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

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物即是這人底道理仁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及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

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人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為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為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脩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為大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以仁之事實言

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

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

尤延之云孟子

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為明備云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出**

平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即是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為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為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三宿出晝之濡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以已者是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慶源輔氏

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

所晏反

理賴也今按漢

書無俚

音里方言亦訓賴

前漢季布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慶源輔氏曰大不賴於口者言大

為眾口所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

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于此多口如語之屢

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

厥問文王也

詩邶蒲昧反

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

可以當之

如見毀於叔孫是也

肆發語辭

南軒張氏曰肆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

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

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

以當之

如見囚於姜里是也

○尹氏曰言人顧自處

上聲如何盡

其在我者而已

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慍怒况今能絕眾口之謗

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東陽許氏曰此

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眾口所謗

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謗之終不能損其

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為眾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

與暗同

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

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慶源輔氏曰以已昭

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已也以已昏昏使人昭昭者求之人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句

介然用之而成路

句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

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禮義

之心不可少有間

去徒阮聲斷反

也

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

術○慶源輔氏曰禮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氏曰學問漸進則禮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論禹文王樂其固陋窒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

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才有間斷私欲便生而塞天理之路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因做戒學者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放其良心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蓋惰者不能自強慾者不能自克此其所以為衆人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反女九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按周禮

考工記鐘縣平聲謂之旋旋蟲謂之榦蓋懸鐘之紐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為蟲形以飾

之白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熊及盤龍獸各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蠡者齧倪結反木

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

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與途通容九軌周禮冬官下匠人營國方九里

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

積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

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

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為鐘歷年久之譬言禹在文王前

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

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

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賣反較也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

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

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

言恐其不可也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

之要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言終不合及再飢孟子遂不復言度其可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

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

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去聲為善也之適也負

依也山曲曰嵎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

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為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於眾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振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為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當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為與時變化不主故常准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為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新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飢仁也知時不可

言而不言知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於智之中有制事之義若孔子去魯遲遲吾行與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智之中有愛君之仁又按齊人歸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膳肉不至而孔子行則以明其用心之忠且厚也此皆見聖賢見幾之智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

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也之性然有分去聲不

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則也不可踰越其分限不可

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

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

**有命也**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恁地不得今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脩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

又曰性是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為富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專為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

**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朱子曰橫渠有云仲尼是非命邪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者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蔽

盡心下

孟子卷之四

盡心下

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

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

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昭武粉反合而

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

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指氣而言此性字專指理

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

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性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

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

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

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其在已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雲峯胡氏曰此

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愚聞

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

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

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致力故孟子各就其

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此而抑彼也伸後抑前張子所

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朱子

曰口之於味五者此固性之所欲然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付命於天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予之命仁之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不知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知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

要遏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得後一節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到人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且如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烝烝乂不格奸○問仁義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者也今日曰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爲有殊矣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爲非命也大抵天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貴賤豈不是有厚薄如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之

於天道亦有盡不盡處曰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  
 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  
 不求之於性○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  
 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  
 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  
 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  
 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  
 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  
 做工夫不可專委  
 之天而道心顯矣

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其為

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朱子曰可欲是

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  
 人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  
 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去  
 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實藥材  
 然後脩製以為圓為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  
 畢竟不是○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欲他恐於有



諸已之謂信不相協蓋有諸已足說樂正子身上事  
可欲却做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人便  
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慶源輔  
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為己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可  
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若以  
為己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  
也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惡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

可謂信人矣

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  
謂善以該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表

裏誠實無一毫勉  
強假托之意也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

於身之謂信

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  
及之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  
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  
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

外矣

朱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  
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已焉則其所  
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  
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  
己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  
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  
得盡充滿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慶源輔氏  
曰有諸已則已是知至意誠之事然又須見於履踐

方得故云力行其善至於充滿其量畜積成實然後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引記樂 記語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發於事業

引易坤 卦文言

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朱子曰美

能充於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不而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睟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之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

扶又反

可見之迹則不

思不勉從

七容反

容中

去聲

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

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子曰大而化

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朱子曰大而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息惟無假於勉強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及矣通考雙峰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之聖大而

化之是反之之聖○朱氏公遷曰聖以全體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資質德性與衆人異者此說性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以爲聖之與至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

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

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大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息勉之所及矣然非勉思之

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已之謂性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已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入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爲全盡純於此者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

實也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備啜從子敖先館舍後長者何也朱子曰言在二者之中則其餘於

善而不足於信矣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

從子敖之事當如惡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

惡臭而自不嚮邇也同仁矣新安陳氏曰樂正子資質純粹樂正子志仁

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

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慶源

輔氏曰張子并顏子言之見學之不可已如此○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

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

以馴音旬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

不受變於俗者鮮矣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者只要有諸已則止

不得自然趨將去故美且大可以馴致不然徒知其善而若存若亡則為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

新安陳氏曰此條重在有諸已之信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

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

矣慶源輔氏曰尹氏上下一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不可得而名故謂之神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尹

氏上下一理四字善者人心之天理始而為人之所

可欲者此理也終而人之所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

盡心下

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  
爾○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絕矣然  
 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  
 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下之希聖  
 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有諸已勉勉  
 循循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之聖有生熟之  
 不同豈有不能  
 如身之之聖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  
 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

之新也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  
 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  
 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  
 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  
 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  
 愛之反也泛者猶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音立也羈其足也

言彼既來歸而又追究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

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  
 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

仁之至義之盡也雲峰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來歸

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

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去取之則民力有

所不堪矣新安陳氏曰用其二一時并用二端也用其三一時并取其三也今兩稅

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

則其國危矣慶源輔氏曰此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

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潛室

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

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斂

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新安陳氏曰諸侯寶

人民而善政事以治之則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

猶信也

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

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方道本自大况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不過義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倖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為奇則必以料事為明而駸駸然入於逆詐億不信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與度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

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

此從者固不為去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

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

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慶源

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晉扶予而以為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為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益

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為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為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織履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人為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滕更在門則不見答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



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梏亡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義也通考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賜也達下學而上達君子上達慮患也淡故達皆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欲速則不達

達不離道達道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則兼心與理言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南軒張氏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為此其秉彝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

不忍矣而於他則忍之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豈非義乎自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愛無所不被仁有不可勝用矣自無穿窬之心而充之則其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其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其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畎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意通考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朱子曰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加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

之實○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心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惡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已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白○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餽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餽音黍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即此意也便平聲

未可以言言而隱默可以言而不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

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去聲故特舉以見形句例明

必推無穿窬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為能充

其無穿窬之心也朱子曰餽是鉤致之意如本不必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去動人要

去悅人是以言餽之也如合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為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餽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踰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後

專言義何也曰仁只是一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義却頭項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言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人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詔為悅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為容者乎以是為穿窬之類者以若有取之之心故耳此章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

踰之類故集註亦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雲峰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為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未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不為之心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終始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是善推其所為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發之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單言義無受爾汝之實正其行也戒以言不言語之正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義之精焉語曰色厲內荏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陳而貌親在小人

則穿窬之盜也與皆可以擴充此義所當參玩通考  
朱氏公遷曰此因其良心主乎學力而言仁人心也  
章末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末專言義蓋仁體統  
人不達仁則義在其中義頭緒多不為非義而後仁  
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  
而用功則有不同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

帶則憂傾則奸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

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朱子曰就言近

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一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施博者固存乎

約也不下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其身中事在目前者耳而至理初不外是也脩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脩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

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鳥故反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

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

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

行性也朱子曰呂氏說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

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

則一也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

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畧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放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德

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其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

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非

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問信言語以正行莫

無害不朱子曰言語在所當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聲而為矣此

反之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也新安陳氏曰惟

聞道故生順死安雖夕死亦可惟行法故禍福皆一聽天命其意相類呂氏曰法由此

立命由此出聖人也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

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於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

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

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

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

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

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和靖

尹氏曰藐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為事而憎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主於

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這為世



人把大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口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人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懾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懾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

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

榱楚危反般音盤  
樂音洛乘去聲

榱

音

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

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

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南軒張氏

曰藐讀如眇左氏曰以是藐諸孤藐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挾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為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得淡則見誘之小後之為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得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逐欲不已以

為天下害士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  
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  
生民受其福矣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

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

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

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

為消長分數其為人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

人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

事貪要時這心便一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辟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分雜了只

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

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其心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只受一犬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南軒張氏曰寡欲為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為人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亾心之存亾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

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於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王則用力難矣○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者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汨於欲善養性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與饑者甘食章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欲相為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一章言天理者人欲之害其要在無以為害四字○董氏燮曰養心則養性在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內外交相培養之

道也寡欲者養心之道而存心者又所以養性也然  
心者性之邪郭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則性安有  
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  
養心則養性在其中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

沒之後食必息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

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

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

聶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篇膾不厭細章下 炙之夜

音 肉也

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毋沒而杯圈不  
能飲不忍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喻食

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通直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  
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梧桐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  
論孟者凡三章養曾皙見其順親志啓手足見其重  
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息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

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患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

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  
輔氏

曰志大謂狂畧於事謂簡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躡乎聖人之樂處則期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人之喪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狂簡二字又該括得下兩句進取即是志大不忘其初即是畧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

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息

其次也

狷音緝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

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

知恥自好

去聲

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

下孟子言也

其次謂狂者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各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

形旬莊子

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倚於宜反子貢趨而進曰

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音烏知禮意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

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

檀弓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門而歌又言志異乎三子者

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嚶火交反一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平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

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敷救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

能覆其言也新安陳氏曰志人言大動欲慕古狂程故也平考其行行不掩言簡故也

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慶源輔氏曰曾

皙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於事為其志直欲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自有不可誣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之者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象者是亦所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屑潔也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獯者行之過○南軒張氏曰中庸云知者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

其獯者歟鄉原即所謂小人之中庸也○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便自有所見者獯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獯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皆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獯也新安陳

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克用反字皆讀作

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愿慤以敦比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

皆化而脩悍者先化而原躁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也○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

直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

就為幸深惡

去聲

而痛絕之也

以上釋孔子語

萬章又引孔子

之言而問也

慶源輔氏曰

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遂以為德

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原則亦非真愿者也

曰何以是嗶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蹢蹢凉凉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蹢其禹反闒音奄

蹢蹢獨行不進之貌凉凉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嗶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

事必稱古人邪

俗作耶

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蹢蹢凉

凉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

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

以上皆釋

鄉原之言闒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

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遠廟曰祧奄

如今之宦者祧他凋反

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

求親媚於世此鄉原之行

去聲

也朱子曰鄉原務為謹愿不欲忤俗以取容

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更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



夫理之是非彼狂者嗶嗶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善二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他做得好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闞然媚於世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孟子說破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頽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眾莫

不然也汗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宋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以為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

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飾流俗能同汗世能合言其無所執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真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為是所以卒為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溺故以為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為謹愿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汙世而不能自拔故衆皆悅之自以為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大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 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

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

不僂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

德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能辯說故以為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為害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為害信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僂者故不僂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為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聖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

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惡似而非之則意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用常行道理興

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

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

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竝起不可勝平正君

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

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通考吳氏

程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以下八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尹氏曰君

子取夫音扶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

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去於鄉原而欲痛絕

之者為去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

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

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殺有曲折如大學亦先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節目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還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這箇不通分做兩件說如堯舜雖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出那曾恁地便了○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

以君子反經為說此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况異端邪說日新月盛其出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之不惑則其道自然銷鑠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慶源輔氏曰集註反經之說實辨異端息邪說之大權也○雲峰胡氏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聖人相傳之統繼之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書自己會之未以運經

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世之亥一百四十歲而交年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巳卯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一年庚申獲麟三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卒凡一百四十三年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慶源

曰天道固有常矣然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速○雲峰胡氏曰語孟未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實孟子以知言故歷叙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說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性始此湯自性上推原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臯或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去聲○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

曰曾曰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于仲虺語中矣皆只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未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竝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文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氏宜生名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或曰尚父鷹揚

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怠義勝欲之類非

太公孰發之書曰茲迪彝教則彝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通考趙氏惠曰孟子之子生雖不可知

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

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

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

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

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叟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葉

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其反有聞而知之者乎朱子曰

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

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

其未遠也孟子鄒人近孔子所居之魯又若此其甚也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

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至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蓋無以異乎。日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雲峯胡氏曰：論先後則不有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爾如

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而無有乎爾，正謂在孟子時去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已矣。須將此一節於一串之下，乃見意。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

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

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

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

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曰：此申言然而無有乎爾

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己，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

聖於無窮也。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意，以俟後世聖賢之能傳道統者，此已為

程子接孟子之絕學者張本矣其旨深哉雲峰胡氏曰集註神會心知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間萬古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心得之者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叙道統之所傳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為任或謙不敢當語不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已復禮之功吾道一貫之旨乃其正言者昔喟然也歎三省之學如愚之氣象皆因言而可見者或又稿論之孔子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舜文王言子貢則專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亦自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堯舜之道亦文王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王而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

必疑其言之異也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平聲學不傳千載宰音無真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天下貿貿音茂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雲峰

胡氏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終之以孔孟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孔孟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先生生乎言道之不明其害有甚於道之不行者也



千四百年之後

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至明道生大約年數如此

得不傳之學

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

雲峰胡氏

曰朱子贊濂溪先王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夫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聖之相傳者非徒為其行道而言實為其聞知見知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傳則道不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脗合故集註

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

明道二字

之稱情也哉

情實也各稱其

實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矣而遂驗也○雲峰胡氏曰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物之極功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矣○新安陳氏曰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孟子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百年後果有如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孟子不傳之絕學至是而果有傳也觀韓子所謂堯

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言見道統之傳至孟子而絕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之傳既絕而復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通考吳氏程曰或疑伊川以明道上承孟子不及濂溪此蓋明道門人推尊稱美之辭見於伊川叙述而朱子深然其說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之經者為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緒良有見矣○愚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貼體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槩見耳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終

孟子考異

宋 浚義王應麟伯厚甫

孟子集註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謂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注則曰門人不能盡記其詞又第四章決汝漢注曰記者之誤吳伯豐以問朱文公文公荅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孰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

孟子考異

趙氏孟子章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誤以中庸為論語

無垢孝經解誤以臨深履薄為衛武公之詩致堂無

逸傳誤以不解于位為洞酌

吳才老書禪傳臣辯誤  
晉侯重耳為申生誠齋

易傳後序誤以

韓寬子為季札

文選陳孔璋為曹洪書云有子勝斐然之志注引墨子

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

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

蓋告子之名豈即孟子所謂告子歟

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

也今本作放踵

注無致至  
也三字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趾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

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于雪宮

孟子以齊王由反手也趙岐注謂譏管晏不勉其君以

王業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注未殷錄未盡尚有賢臣

道未得至王无咎非之曰岐名通孟子而實汨之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孟子考異 二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其說陋矣

滕定公文公按趙氏注古紀世本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弘卽定公文公也世本今無傳此可備參攷

志曰喪祭從先祖注引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愚謂邦國之志若周志史佚之志鄭書楚書秦記之類

孟子疏謂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喜鄒忌鼓琴安知與衆樂樂愚攷之史記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非宣王也唯南郭處士吹竽乃宣王時見韓非內儲說

說苑景羌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羌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叔向聞之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渫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此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之事也叔向之時鄭無景羌當以孟子爲正

曾西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  
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  
申曾西之學於此可攷楚鬬宏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曾西之  
爲曾申無疑

鄧暉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所不  
能爲賊與今孟子語小與

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愚按書大傳云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

學十八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上  
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  
夕亦如之餘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  
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頒白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  
之謂造士漢書食貨志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  
右塾隣長坐於左塾云云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  
斑白不提挈孝悌之義當以是觀之

棄禮捐恥秦所以敗恥尚失所晉所以替恥之於人大

矣

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  
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  
不行此以孟子二章為一事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七百里滴水李氏曰初北地郡屬  
魏後盡為秦并喪於秦不止七百里也

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  
意而至者也今孟子無此語其在外書歟

周子靜端

為學官小司成襲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命

題子靜曰氣不與約字對兩守字著略點晦翁注甚  
明豈可破句讀孟子

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金樓子曰曾生謂  
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  
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命不可委故孟子言立命心不可委故南軒以陶淵明  
委心之言非

仁曰仁術儒曰儒術術卽道也申不害以術治內漏公  
孫弘謂智者術之原君子始惡乎術矣故學者當擇

術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宗師大禹而晏  
嬰學之以爲楊墨出於師商攷之不詳甚矣朱文公  
曰莊周之學出於老氏韓子始謂子夏之後有田子  
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以其書之稱子方者攷之  
則子方之學子夏周之學子方者皆不可見愚謂觀

此二說則異端之學非孔門弟子傳流之差也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又曰將  
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此子莫知報中也

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

楊朱書唯  
見于列子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文云仁字從人義  
字從我豈造文之意邪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孟  
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兼愛  
爲我矣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謂小國之君也春秋時費爲魯季氏之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爲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處但禪學有體無用

曹交注謂曹君之弟按左傳哀公八年宋滅曹至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爲氏者

老泉二子知聖人汗論誤以汗字爲句趙岐謂孟子知

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汗下亦非孟子之意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今無此語

孟子字未聞孔叢子云子車注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

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

聖證論云子思書孔叢子有孟

子居即是軻也傳子云孟子輿

孟子正義云唐林謹思續孟子書二卷謂孟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與韓文公之說同



正義序云孫奭崇文總目館閣書目讀書志皆無之朱文公謂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其書不似疏

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

墨之治喪以薄宋書禮志引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蓋墨家托於禹也

好樂好勇好貨色齊宣王所以不能用孟子也文帝好

清靜故不能用賈誼武帝好紛更故不能用汲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光武封一卓茂而節義之俗成太宗誅一德儒而諫爭之門闢信乎如風之偃草也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秦皇以不仁得之矣二世而失猶不得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湯曰天吏尹曰天民

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是亦聖之任

仁在乎熟之而已矣。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萁稗，楊墨五穀之螟螣。

照乘之珠，和氏之璧，戰國之君以為寶，故曰諸侯之寶三。

為天吏則可以伐燕於漢楚，見之董公未說漢王之前，以強弱角勝負，所謂以燕伐燕也。三軍編素之後，則為天吏矣。仁義之言，齊梁以為迂濶者，董公一言而漢楚之興亡決焉，可謂豪傑之士。

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

謂湯以七十里，亾夏文王以百里，亾商陳勝以匹夫

亾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為貴。

太史公以陳涉與湯武並言，涉豈能為湯

武哉，蓋楚漢間豪傑之餘論也。

善推其所為，此心之充拓也。求其放心，此心之收斂也。致堂曰：心無理不詠去而不能推，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痒疴疾痛之不知存，而善推則潛天地，撫四海，致千歲之日，至知百世之損益，此言充拓之功也。西

山曰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  
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此言收  
斂之功也不闔則無闢不涵養則不能推廣

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有猷有爲矣必曰有守不虧其義  
矣必曰不更其守何德將歎習曰入時愈深則趨正  
愈遠以守身爲法以入時爲戒可謂士矣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諸葛武侯謂  
漢賊不兩立其義正矣然取劉璋之事可謂義乎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日無再中之理而新  
垣平言之日無漸長之理而袁充言之漢文隋文皆  
以是改元漢文悟平之詐而隋文終受充之欺此存  
亾之判與

夫道一而已矣爲善而雜於利者非善也爲儒而雜於  
異端者非儒也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學所以明人倫舜察於人倫  
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孟子道性善

稱堯舜莫大於人倫此正人心之本原也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蓋古有此言也

孺子滄浪之歌亦見於楚辭漁父攷之禹貢漢水東爲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文子亦云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古之士所以異於民也

蘇秦無二頃田而奔走游說豈所謂士哉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

不得志修身見於世上蔡謝子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士楊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且平者岐周是也一國雖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且平者曾閔是也一家雖不治平而吾身未嘗不治且平者舜與周公是也文子亦云不

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鹽鐵論引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又云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又云王者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與今本不同民心之得失此興亡之幾也林少穎云民之思漢則王莽不能脅之使忘民之忘漢則先主不能彊之使思唐與政云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用

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堯問其意一也

利與善之間君子必審擇而明辨焉此天理人欲之幾善惡正邪之分界也孟子之言公不夷不惠可否之間材與不材之間楊莊之言私

若將終身焉窮不失義若固有之達不離道能處窮斯能處達

養心莫善於寡欲注云欲利也雖非本指廉者招福濁

者速禍亦名言也道家者流謂丹經萬卷不如守一  
愚謂不如孟子之七字不養其心而言養生所謂舍  
爾靈龜觀我朵頤也

呂氏春秋開春論云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  
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  
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所以見致民利也管子  
引神農之數文子亦引神農之法此即許行所爲神  
農之言歟漢藝文志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劉向別錄

云李悝商君所說

孔子孟子皆不之秦荀子嘗入秦而譏其無儒孔子順  
曰秦爲不義義所不入其志如魯仲連

句容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於南山  
之上盜亦衰息見陳後山談叢岳州田鼠害稼雍明  
遠曰迎貓之祭不修也命祭之鼠隨以斃見范蜀公  
集孟子有變置社稷禮記有八蜡孰謂古制不可行  
工今乎

求在我者盡性於已求在外者聽命於天李成季曰與其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已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呂居仁亦以見人有求為非

宿於畫水經注云澧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

謂澧中也俗以澧水為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澧或云

當作畫後漢耿弇進軍中史記畫邑人王蠋通鑑作畫邑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邵子之論秦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

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民應敵

於外使梁王用孟子之言施仁政於民秦焉得誘之

仁勝不仁如春融冰泮故曰仁者無敵

蓋大夫王驩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趙氏春秋論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謂其三代而春秋

之也齊桓其作備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謂其春

秋而戰國之也晉定其作備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

之罪人謂其戰國而七國之也晉之韓趙其作備也

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為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飢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

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放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

無遺 前賢之讀書如此

教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子言戰國之民也周之盛

時以井牧授田以鄉遂設教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亦田野之秀民也不惟士有常心民亦有常心矣故曰文武興而民好善

孟子考異 終

孟子考異



日文所興而引致善

亦曰觀之表則必不辭士有常心則亦不常心矣  
亦曰非其對曰以謙遜若然則介於此然若學士七

金十味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